

大清畿輔先哲傳

文學傳五

大清畿輔先哲傳第二十三

天津徐世昌撰

翁方綱

子樹培

翁方綱字正三號覃溪大興人年十二補府學生十五登鄉薦二十成進士是爲乾隆十七年壬申改庶吉士十九年授編修初清朝新進士用館職例擇年少者十餘人學習清書庶常館課及次科散館皆以清書第甲乙是年散館上以繙繹陶潛桃花源記命題方綱甫脫藁適駕出至其跪所取卷閱之問姓名至再諭曰牙拉賽音漢語甚好也御定一等一名方綱之受知自此始二十四年典江西鄉試二十七年典湖北鄉試越二年督廣東學政凡三年前後八年四十一年充文淵閣校理官四十四年典江南鄉試四十六年擢國子監司業升洗馬四十八年充順天鄉試副考官

四十九年遷少詹事五十一年督江西學政五十五年扈蹕山東
明年督山東學政嘉慶元年年六十四預千叟宴賜上方珍物十
三種四年授鴻臚寺卿十二年重預鹿鳴宴得旨賜三品銜十九
年重預瓊林宴賜二品銜時年八十二矣又四年卒方綱精心績
學喜言考訂以衷於義理爲歸一字一句必求根據不爲漢宋門
戶之見嘗爲考訂論三篇以揭其要曰攷訂之學以義理爲主其
嗜博嗜瑣者非也其嗜異者非也其矜己者非也不矜己不嗜異
不嗜博嗜瑣而專力於攷訂始可以言攷訂攷訂者對空談義理
之學而言之也凡所爲攷訂者欲以資義理之求是也而其究也
惟博辨之是炫而於義理之本然反置不問者是卽畔道之漸所
由啟也如近日惠棟之於易極意博綜而妄取他本以解經字甚
至以繫辭傳天一地二以下爲後人所增以富有日新諸語爲後

人所訓以說卦傳乾健也以下爲後人所益又如近日閻若璩之於書苛求古文毛舉細碎逞其口辨甚至以危微精一十六字爲非經所有凡此謬說皆起於偶有所見而究其自信自炫遂反唇而不顧其安皆嗜博嗜異而不惟義理之求是也學者束髮受書則誦讀朱子四書章句集注迨其後用時文取科第又厭薄故常思騁其智力於是以攷訂爲易於見長其初亦第知擴充聞見非有意與幼時所肄相左也旣乃漸驚漸遠而不知所歸其與遊子曰事漂蕩而不顧父母妻子者何異攷訂本極正之通途而無如由之者之自敗也則不衷於義理之弊而已矣然則攷訂之學轉不及空談義理者歟曰攷訂之學豈惟勝之正賴有攷訂之學然後義理爲尤長近日秀水朱氏經義攷其有資於攷證人所知也然吾所最憾者每書載其原序而於序尾之年月反多刪去將使

觀者何由而得其師承之所自乎何由而參驗其沿革同異乎宋以後言義理則益加密矣顧有恃義理之益明而轉薄視漢唐注疏者忽視爾疋說文者甚且有以意測義而斷定訓詁形聲者有無所憑藉而直言某與某古通用者此皆空談義理不知考訂者誤之乃激而成嗜博嗜異之侈爲罔說者是二者其弊均也言正誤則開妄改之弊言錯簡則開妄作之弊若究其所始則錯簡之疑始於鄭康成之注玉藻其段段言脫爛者原自有所以處之非私見也而極其弊至於宋儒之改康誥首段以爲洛誥之文則誤甚矣至於正誤以某字當爲某字則鄭氏之失爲多後人豈得尤而效之語其大者則衷之於義理語其小者則衷之於文勢語其實際則衷之於所據之原處三者備而攷訂之法盡是矣然而文勢亦必根柢於道也所據羣籍亦必師諸近聖也故曰攷訂之學

以衷於義理爲主客曰子謂攷訂必衷於義理者以治經言也若博攷子史諸集其盡然耶曰吾固謂攷訂在於審其來處也如攷史則所攷之事必以所據之書爲斷其所據之書出於正史歟出於別史雜史歟出於野史歟卽同出正史而正史所據必有其足信之實有前後數代之失以證之有前後諸紀傳之歲月以證之有旁推諸紀載以證之攷諸子集亦然既有其所據之書則其記載之先後互校之虛實此其中卽有義理之所徵者卽有文勢之所區別者故凡攷子史諸集者皆與治經之功一也天下古今未有文字不衷於義理者也豈惟諸子諸史諸集哉卽稗官說類之流皆可以此概之豈惟稗說哉卽里俗鄉曲傳誦勸善之文苟其合於義理者卽無庸執攷訂之學以駁難之此所當權其輕重而已矣如權其輕重則不至泥古反古致以爲攷訂者之累矣如古

有父在爲母服朞年之說通儒皆信之然吾合古今參攷之雖其明有所徵而不得不直言其不可從也又見近日全氏祖望著一文辨閩海祀天后事此惟衷諸義理有功於民則祀之而毅然奮筆以辨之可乎故曰凡攷訂者一以衷於義理爲主客曰子謂攷訂衷於義理而所據之書與文勢兼之是三者固足以該攷訂之學矣惟有一事不能以此例之則攷訂法帖耳豈其攷訂法帖者必皆以書法爲主耶曰金石自是一類法帖與書畫自是一類攷金石則仍吾前所云攷史之例若攷法帖則專以書法爲主何者法帖書畫者藝而已矣雖言藝亦必根於道然未有言藝而轉舍藝以爲言者故凡攷法帖而博極參證於經史者此言藝之本也其有不甘於言藝而必假攷訂經史以爲名者此自欺之事也嘗見陝碑有修某城一碑字極醜拙而其事足以證史如此之類不

以書法言可也至若篆變^絲隸變^隸楷以來歷朝諸家之原委亦必講求之以定學術之淳漓趨向之邪正此非衷於義理者乎如漢唐隸書肥瘦骨肉之上下源流非關於學術乎楷行以下雖流別漸多然如王羲之書以樂毅論爲首者正爲其小楷中具開闔起伏正變之勢所以瘞鶴銘可與竝論也而後之不知書者推吳廷所刻本一例圓熟者爲眞則適以開作僞者之漸此非關於學術士風者乎近日如王澐知學書而所撰帖跋避論書談藝之名而嗜援史事矜爲考訂之學實則所攷轉多舛誤今之學者動輒舉碑刻之文以斷史之誤然其中固實有史誤而碑可信者亦有不妨兩存以備攷者如唐文宗年號大和是大小之大史皆誤爲太和遼道宗年號壽昌史皆誤爲壽隆此則必以石刻正之若其他歲月職官名氏或有不得執一以遽斷之者近日言碑帖者不知

藝之與道通也嫌其僅言鑒賞似遊客之所爲故於碑帖必先求其與史傳之合否然又往往申石刻以抑史傳其實則欲避居論書之名爲大言以欺人而已矣歐陽子已薄視鍾王虞柳以茗飲圖畫爲比劃道與藝而二之吾不敢也有訓詁之攷訂有辨難之攷訂有校讐之攷訂有鑒賞之攷訂古之立言者欲明義理而已不知後之人有攷訂也古之爲傳注者欲明義理而已不知後之人有攷訂也若東漢時淹洽諸經如鄭康成者知後人欲加攷訂之功則所見之書尙多必已備陳之矣所據之音訓何自必亦詳說之矣豈惟鄭氏之於諸經古之人有先我而稽纂者當早剖其本末而具其節目則無事於後人之攷訂矣此固必不能之勢也然而原其大要則稽古之勤自漢儒始漢儒所自爲訓義者又不盡傳於後於是荀虞鄭氏之易申轅之詩服之春秋反賴後人爲

之掇拾輯錄至有不能知其上下文義若何而專舉其一語爲證者然而師承之遺緒時有聞見引述賴得假途問津者卽徐遵明二劉之徒尙矻矻綴及之而又間隔以有唐一代博涉詞藻而其源弗探也陸氏在隋末唐初作釋文已多兩歧之音訓矣何況鄭康成生於許慎作說文後之二十九年其上下源流沿革同異之所以然孰從而一一詳質之卽當北宋時亦安知無一二遺聞逸說在人口耳者而啖趙以後爲春秋學者已多自立議論推而上之昌黎已有三傳束閣之語曾不知三傳俱束高閣更何據以究遺經之終始乎直至南宋而朱子出焉吾非敢目朱子爲攷訂家也謂其用心之精用心之正也卽一攷訂之事未有不本於用心之精用心之正者也夫然後鄭樵馬端臨王應麟之輩出焉用心之精自南宋始也而其後又間隔以有明一代之不知攷訂明人

之不知攷訂則八比時文之弊也學者童而習焉則由八比時文入也然而上下千古言攷訂之學者未有盛於國朝者也宋人之推歐陽子也曰以通經學古爲高乃歐陽氏之於攷訂尙有待焉者則通經學古之事必於攷訂先之國朝雖沿有明之制藝而實承宋儒之傳義萃漢唐之注疏固未有過於今日者也學者幸際斯時其勿區漢學宋學而二之矣然而劃漢學宋學之界者固非也其必欲通漢學宋學之郵者亦非也今日上則有欽定諸經傳疏義說下則內外皆有四庫書寫本卽以科舉時文亦人人知有稽古通途所自出昔之患其儉陋者今已轉欲防其驚廣嗜異之漸是則此時之攷訂視前人倍易爲力其收功也亦視前人倍多所逸獲則用心之精用心之正與用力之勤兼而出之何不可隨所近之路以適於大道乎故吾曰攷訂之事必以義理爲主然則

證據經史整齊百家近儒孰先耶曰豈敢品次之哉前乎我者誦其遺文而已此中分別出入之際難言之矣若就吾見聞最近者無錫顧氏之於春秋元和惠氏之於諸經婺源江氏之於三禮吾皆未及見其人而粗得其緒矣吾所目及見者則休寧戴震歙縣金榜金壇段玉裁是皆惠江氏之後出者然吾雖皆畧知其人而未與之友也就吾所與辨析往復者則如餘姚盧文弨嘉定錢大昕大昭也諸子之書具在抑又不必從而軒輊之吾門從遊者若寶應劉台拱海州凌廷堪曲阜孔廣森南城王聘珍亦其亞已高郵王念孫與其子引之皆推服金壇段氏說文之學引之亦謂劉台拱深於論語昨阮侍郎元以所錄台拱之書來示其論語卷中有精審者亦有偏執者而凌廷堪之儀禮釋例雖不爲害而究亦無所益蓋此事原不能求其備善者也故執己所長以議人之短

者可偶舉其一二而不可繩其全也惟詩文家竟有不事攷訂者此固無害其爲專長秀水錢載詩人也不必善攷訂也而與戴震每相遇輒持論齟齬亦有時戴過於激之然而錢不敢斥言攷訂家之失也惟鉛山蔣士銓詩集有題焦山瘞鶴銘一詩其言曰注疏流弊事攷訂鼯鼠入角成蹊徑此則大不可者攷訂瘞鶴銘特金石中一事耳與注疏何涉而以攷訂之爲弊歸咎於注疏是特俗塾三家村中授蒙童者第知有范翔四書體註語以十三經注疏則茫然未嘗開卷者蔣或卽其人耶若非其人何由有此語耶聞蔣主講席於揚州諸生有汪中者夙以博辨自詡起而問曰女子之嫁母送之門是何門蔣曰姑俟查攷汪曰俟查攷則無所庸其掌教矣蔣以此深銜之語學使欲置之劣等今若以蔣此詩證之則其咎汪生似太過自抑矣推其題瘞鶴銘而斥注疏之攷訂

專二文學五

出義之險蹟苟聞以私意出入而軒輊焉者其爲攷訂也必偏執而愈增其擾矣又奚以攷訂爲哉攷訂者懲勢絲而理之也未有益之以勢絲者也是故攷訂之學可以平吾心可以養吾氣可以漸問於學道之津故曰攷訂之學以義理爲主客曰攷訂之學其出於後世學人而非古先聖訓所有也乎曰聖言早已具矣特未明著其爲攷訂言之耳蓋嘗反覆推究上下古今攷訂家之所以然具於此三言矣曰多聞曰闕疑曰慎言三者備而攷訂之道盡於是矣大抵攷訂者之用己意初非好矜己以炫所長也亦實因乍見某書某處有聞可入也而未暇於此事之旁見於他處者悉取而詳核之則誤者什有幾矣其或又見一處正與此處足以互按也喜而竝勘之以爲兩端之執在是也而不知前乎我者某家某文早有說以處之吾不及知而遽以吾所見定之又非漏則畧

故觀書貴博也每有積數十年之參互待決者一旦豁然得之矣而後此又於某書見有此條其所見又倍於我者乃始皇然省也此皆未多聞之故也至於不肯闕疑不甘闕疑則其弊最大今之言攷訂者相率而蹈之者比比皆是也何者不平心不虛己而好勝之害中之也未攷訂之前已有胸中成例在矣及其所遇偶有不合於吾例者則遷就圓合以爲之說必不欲闕疑也經史之事有能析其一端而不能盡白其後一端則恥之則概以己意演繹之必不欲闕疑也今有眾賓廣坐中某舉一事爲問其知之者則應曰某作某義某出某典其不知者稍有愧色不欲顯也則起而更以他事亂之不則出一別說以閒之今有市鬻貨者某貨取直若干其欲應者則緩圖之矣其黠者則詭言他物以亂之若不以爲意者俟其人悔而更議也於是黠者以離得合矣此固市井小

人之爲也其出別說以閒亂者奚以異此然則攷訂而不甘於闕疑是殆與市井小人之習相埒乎曰不然彼聞一言而出他說以閒亂之者固非矣然而坐中有識者輒掩口笑之衆皆知其無能爲役也若攷訂家遇難解處毅然以一說強質之則竟筆諸著述傳諸藝林甚且有奉爲定解者直有以爲利而不知其害者此其爲弊中於人心學術以視市井小人之所爲不更下一等乎不意攷訂本至精之正業而其可笑至於如此則強不知以爲知之爲患大也夫然後知聖人教人灼見後世人心學術之利弊至深遠也客曰子以疑必當闕則古籍可疑者多矣如盡從而闕之將安用注釋爲耶曰聖人固明言之其必不可不闕者則無寧闕也其稍有可通之處則慎言而已矣治家者惟儉可以養廉治經史者惟慎可以補闕有慎言之一途而闕疑之法圓足之至矣至於併